

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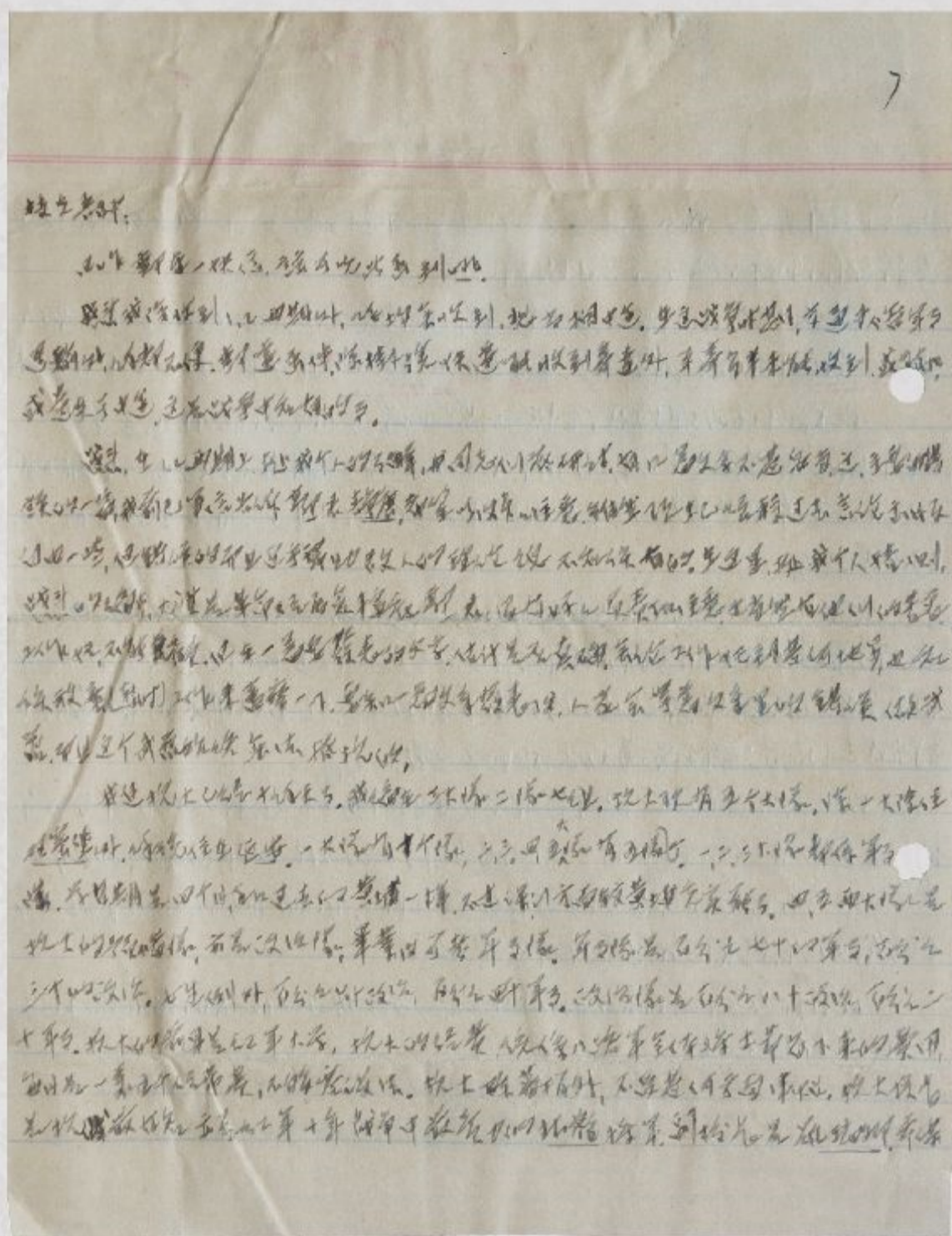
(一)

柳夷在陕北公学结束学业后，出乎柳夷的意料，由成仿吾校长送他到抗大继续深造。从抗大办学的各期时间与办学地点判断，柳夷应为第四期的学员。抗大第四期于1938年4月16日正式开学，同年8月至12月分批毕业，从时间上看是吻合的。当年，成仿吾校长的意图是让柳夷通过抗大的学习，弥补军事知识上的不足，为以后到八路军工作打下基础，可见组织上对柳夷成长的关心和重视。信中，柳夷还介绍了抗大学员队的组织情况、学期期限。以及进入军事队的资格，要通过考试入学，可见要求之高。而柳夷因成仿吾校长的介绍，没有经过考试直接进入了军事队，说明柳夷进入军事队是组织的特意安排，属于破例。当然，也可能与柳夷为陕北公学教员的身份有关。此信与前封在内容上有相承关系。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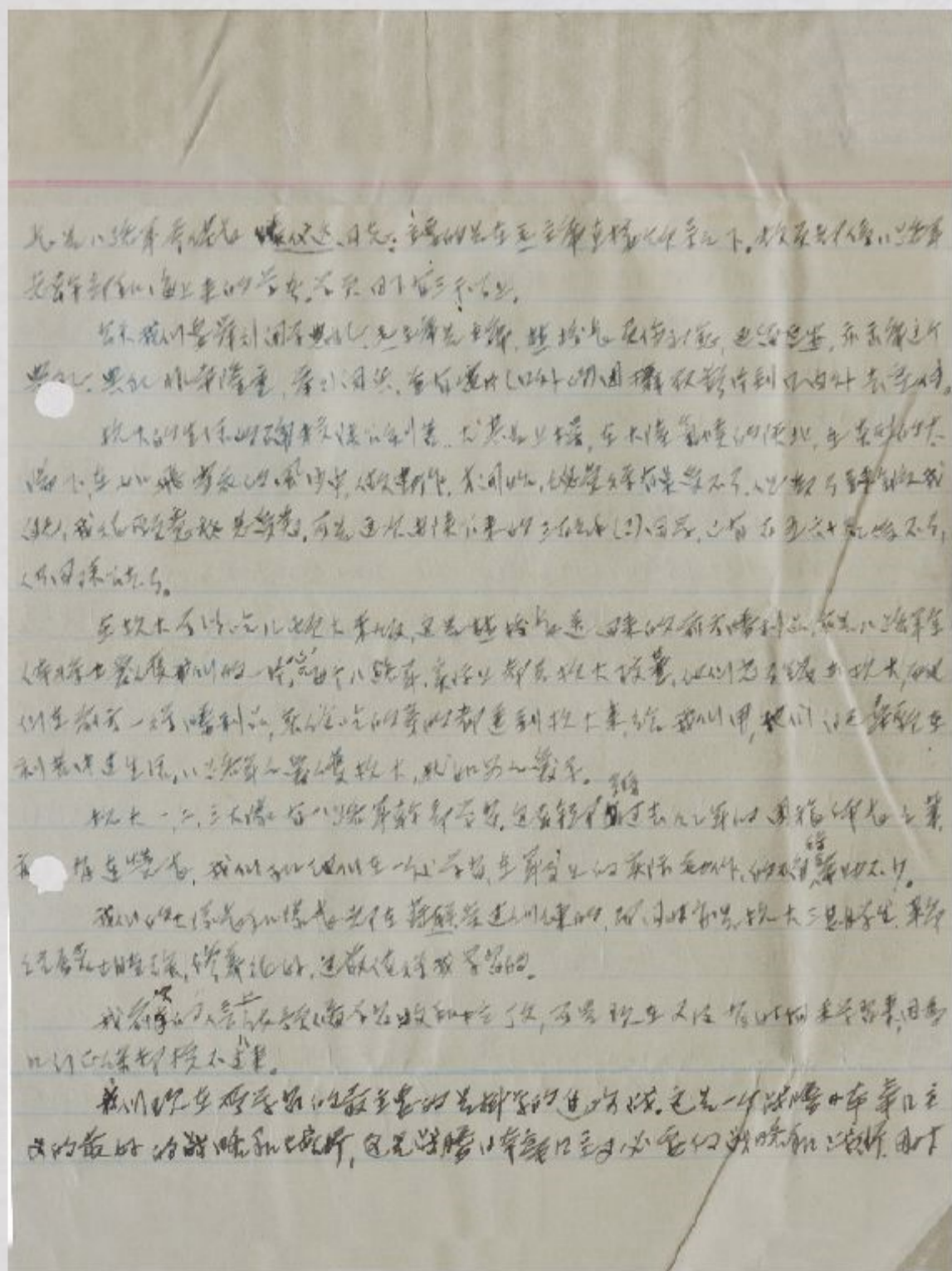
此信写作时间在1938年5月21日。此时，柳夷已在抗大上课一周余，一次在回陕公时，接到了业师的来信、邮票和汇票。此信内容虽很简略，但极具史料价值。柳夷在信中谈了自己以后的去向，暂不打算回余姚工作。并简要地介绍了自己在抗大的一些生活情况。通过与陕公的比较，得出“抗大生活比陕公严格刻苦，尤其是入军事队更苦，但精神上是快活的。”主要反映在粮食供应紧张，饭常常不能吃饱，没什么菜。反映了延安艰苦的生活环境，物资尤其是生活必须品的匮乏。也反映出柳夷在革命的熔炉中所经受的考验和成长的过程。

信中提到了熊达人已在余姚工作的情况，说明熊达人回姚的时间至少在1938年4月之前，具有史料价值。从陕北公学的鸣谢信中也反映出当时陕公办学经济很困难，姜枝先先生慷慨解囊，对陕北公学捐助十块大洋。陕公除了收条，后专门写了鸣谢信。

三、致姜枝先（1938年5月24日）^[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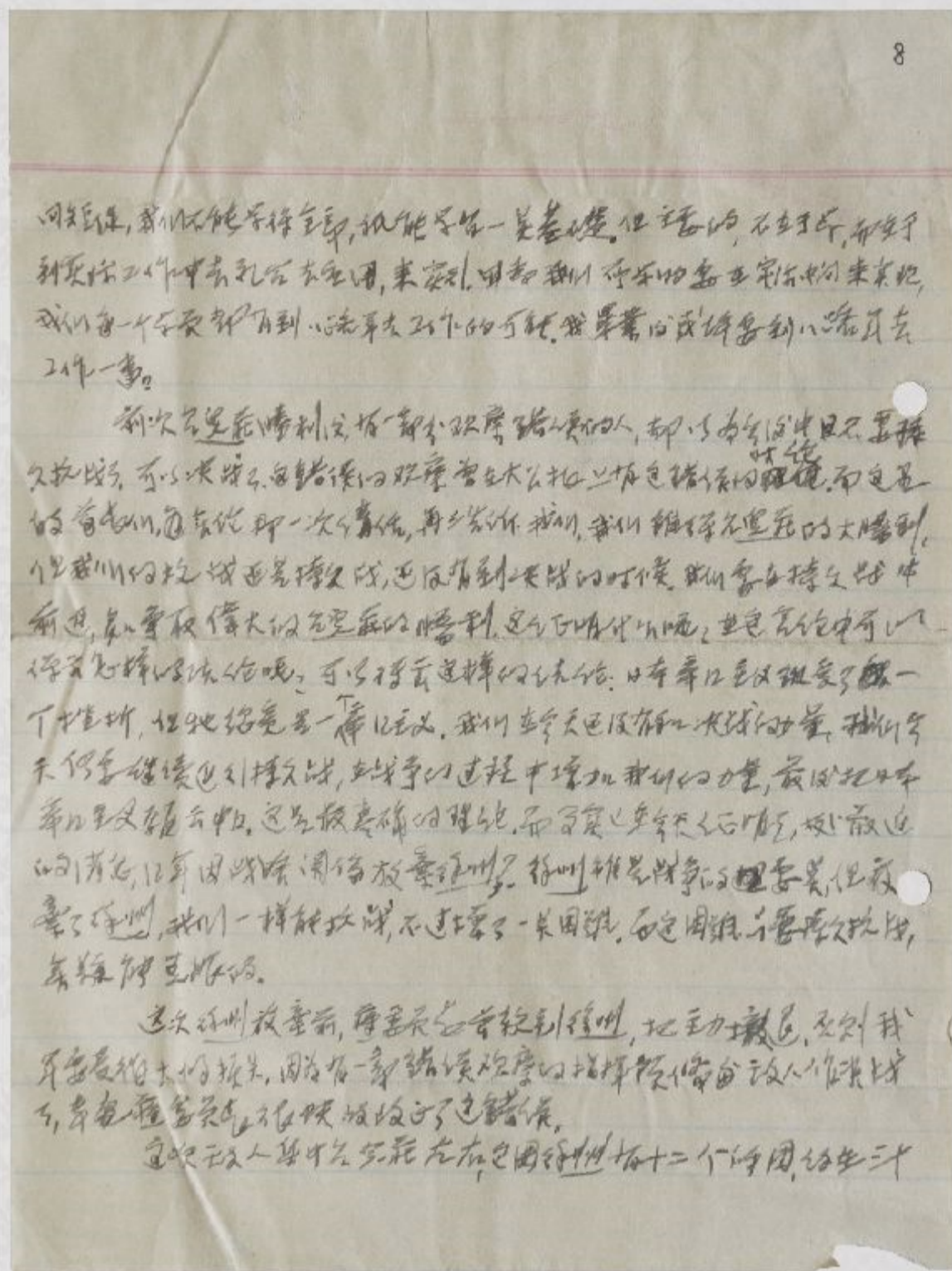
第一页

原件尺寸：153×197mm
档案编号：232-1-114-4-1
收藏路径：姜越才先生捐赠



第一页

原件尺寸：153×197mm
档案编号：232-1-114-4-2
收藏路径：姜越才先生捐赠



第二页

原件尺寸：153×197mm
档案编号：232-1-114-4-3
收藏路径：姜越才先生捐赠

释文

枝先吾师：

日昨^[2]邮^[3]奉一快信，谅于可先此函到姚。

《战斗》^[4]我除收到1、2两期外，余均无收到，想当搁中途。在这战争时期^[5]，交通专备军事运输外，余都不便。邮递函件，除挂号、快递能收到寄达外，平寄多半未能收到，或被扣或遗失于中途，这是战争中应有的事。

《战斗》在1、2两期上，据我个人的了解，与同志们底研讨，有几篇文章不甚妥当。这主要的错误的一篇，我前已写信告诉郭君静唐^[6]，希望以后多多注意。虽然现在已经较过去言论出版自由一些，但错误的而且近乎帮助敌人的理论总不应该有的。在这里，据我个人猜测，《战斗》的编者，尤其是革命经验丰富底郭君，没有好好负责和注意。这当然有他们的苦衷：工作忙，不能兼顾；但在一篇要发表的文字，估计是否真^[正]确，无论工作忙到甚^[任]何地步，也应该放弃（暂时）工作来审察一下，要知一篇文章发表后，人家会拿^[拿]着文章里的错误做武器，而且这个武器始终无法抵抗的。

我进抗大已经十余天了，我编在三大队二队七组。抗大现有五个大队，除一大队住瓦窑堡^[7]外，余统住在延安。一大队有十个队，二、三、四、五大队有五个队。一、二、三大队都系军事队，学习期是四个月，和过去的黄埔^[8]一样。不过课门^[9]方面较黄埔充实罢了。四、五两大队是抗大的预备队，亦是政治队，毕业后可考军事队。军事队是百分之七十的军事，百分之三十的政治。女生例外，百分之六十政治，百分之四十军事。政治队是百分之八十政治，百分之二十军事。抗大的前身是红军大学。抗大的经费，统系八路军全体将士节省下来的费用，每月是一万五千经常费，不够零^[另]设法。抗大除募捐外，不受甚^[任]何方面津贴。抗大校长是抗战最有名亦是红军十年战争中最卖力的林彪^[10]将军，副校长是罗瑞卿^[11]，参谋长是八路军参谋长滕代远^[12]同志。主要的是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之下，教员都系八路军老干部和海上^[13]来的学者，学员日下^[14]有三千以上。

今天，我们要举行开学典礼。毛主席是主席，林校长负伤初愈^[15]，还留在延安，亦出席这个典礼。典礼非常隆重，举行阅兵，并有电片（国外的）团^[16]

摄取影片到国内外去宣传。

抗大的生活的确较陕公^[17]刻苦，尤其是上操。在大陆气候^[18]的陕北，在炎烈的太阳下，在如飞雪花的风沙中，做动作，才开始，总觉得有点受不了，但多多锻炼^[锻炼]我自己，我很愿意底忍受着。可是这次由陕公来的三百余（？）同学，已有百五六十名受不了，仍回陕公去了。

在抗大可以吃几顿大米饭，这是林校长^[19]送回来的前方胜利品，亦是八路军全体将士爱护我们的一片心。每个八路军，实际上都是抗大校董，他们省下钱办抗大，而他们在前方一得胜利品，无论吃的穿的都送到抗大来，给我们用，他们自己寻^[情]愿在刻苦中过生活。八路军之爱护抗大，犹如母之爱子。

抗大一、二、三大队有八路军干部学习，这干部多系过去红军的团旅师长之辈，亦有连营长。我们和他们在一处学习，在军事上的实际动作，的确得帮助不少。

我们的大队长和队长都在苏联^[20]受过训练的，而同时亦是抗大三期^[21]学生，革命经验相当强，修养很好，这最值得我学习的。

我前次的信上说预备学习日文^[22]和拉丁文^[23]，可是现在又没有时间来学习来，因为几门正课都搅^[24]不过来。

我们现在所学习的最主要的是科学的进攻战^[25]，这是一个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好的战略^[26]和战术^[27]，这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28]必要的战略和战术。因时间短促，我们不能学得全部，祇^[29]能学习一点基础，但主要的不在于学，而在于到实际工作中去配合去应用，来实行。因为我们所学的要在实际中间来实现，我们每个学员都有到八路军去工作的可能，我毕业后或许要到八路军去工作一事？

前次台儿庄胜利后^[30]，有一部分观察错误的人，都以为今后中国不要持久抗战了，可以决战了，这错误的观察曾在《大公报》^[31]上有这错误的时论，而这里的首长们，无论那一次讲话，再三告诉我们，我们虽得台儿庄的大胜利，但我们的抗战还是持久战^[32]，还没有到决战的时候，我们要在持久战中前进，多多争取伟大的台儿庄的胜利。这证明什么呢？在这言论中可以得出怎样的结论呢？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帝国主义虽受了一个挫折，但他总^[终]究

是一个帝国主义，我们在今天还没有和〔他〕决战的力量，我们今天仍要继续进行持久战。在战争的过程中增加我们的力量，最后把日本帝国主义驱出中国，这是最真〔正〕确的理论，而事实上在今天证明了，据最近的消息，国军〔33〕因战略关系放弃徐州了，徐州虽是战争的要点，但放弃了徐州，我们一样能抗战，不过增加了一点困难，而这困难只要持久抗战无疑能克服的。

这次徐州放弃前，蒋委员长〔34〕曾亲到徐州，把主力撤退，否则我军要受到很大的损失，因为有一部错误观察的指挥预备与敌人作决战了，幸亏蒋委员长很快的改正了这错误。

这次敌人集中台儿庄左右，包围徐州有十二个师团〔35〕，约在三十万人数以上，国军被围的有五十万人数的主力，幸撤退快，未遭大损失，否则要遭欧洲时东普鲁士之役〔36〕的覆辙了。

余再告。敬
礼！

柳夷

于操场休息
时写于膝盖上
24/V 38年

〔1〕1938年5月24日，柳夷致姜枝先信，信封款项所示：收信人地址：浙江余姚普文书局请转；收信人：姜枝先先生启；落款：陕西肤施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大队第二队第七组柳夷 24/V 38年。陕西肤施寄出的邮戳章时间为（民国）廿七年（1938）五月廿四日；信到达余姚时间邮戳章为（民国）廿七年（1938）七月二日。

〔2〕日昨：即昨天。此指柳夷于1938年5月21日发出的信。关于“日昨”这一指代时间的用法，当时比较普遍。例如：阿英在《陵汴卖书记》一文中有此用法：“直到日昨，亲与主人翻检历数小时，始得之于乱书堆中。”

〔3〕邮：邮寄。

〔4〕《战斗》：是由余姚抗日自卫会主办的宣传民众抗日的刊物，由郭静

唐任《战斗》周刊主编。（参见姜枝先《怀念楼明山烈士》一文，收入余姚政协文史委编《姜枝先纪念文集》第153页）。

〔5〕战争时期：此处是指抗日战争时期。

〔6〕郭君静唐：即郭静唐。

〔7〕瓦窑堡：元、明、清三代至民国时期，皆为边塞要冲，为陕北名堡，享有“天下堡，瓦窑堡”之誉。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陕北子长县瓦窑堡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1935年11月至1936年6月，瓦窑堡成为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政府和西北军委（中央军委的前身）的所在地。

〔8〕黄埔：这里指黄埔军校，正式校名为“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一所军事学校。1924年6月16日，由中国国民党创建。校址在广州长洲岛，别称“黄埔军校”。

〔9〕课门：即课程。

〔10〕林彪（1907—1971）：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为了培养抗日军政干部，党中央决定成立抗日红军大学。1936年6月，林彪被任命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校长，后兼任政治委员。1937年1月，“红大”从保安迁至延安并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后，继续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并兼任抗大第一分校校长和政治委员。

〔11〕罗瑞卿（1906—1978）：1936年6月，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教育长。“西安事变”后曾赴西安协助周恩来进行统一战线工作。1937年2月，回延安后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

〔12〕滕代远（1904—1974）：1937年，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同时兼任抗大参谋长。

〔13〕海上：这里指上海，犹言沪上。例如：冯自在《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一文中有此用法：“壬寅春，旅沪志士徐杭章炳麟……因联络海上有志之士，发起中国教育会为策动机关。”

〔14〕日下：意为眼下、目前。

〔15〕林校长负伤初愈：指林彪在延安养伤之事。1937年8月，林彪调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但其抗大校长没有免去，仍兼着。1938年3月2日，林彪带

师直属队路过阎锡山的晋军防区，由于林彪穿着从日军那里缴获来的大衣并骑着洋马，晋军开枪误伤了林彪。受伤后的林彪从5月始回延安治疗，边休养边参加“抗大”工作，曾就“抗大”的教育方针、军队的领导问题等作过多次报告和讲演。

[16] 电片团：即当时拍摄新闻纪录片的组织。

[17] 陕公：即指“陕北公学”，简称“陕公”，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一所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干部学校。1937年7月底，中共中央决定创办陕北公学，并于8月任命成仿吾为陕北公学校长兼党组书记。

[18] 大陆气候：大陆性气候最显著的特征，是气温年较差或气温日较差很大。

[19] 林校长：即指林彪。

[20] 苏联：同前。

[21] 抗大三期：抗大从1936年创立到1945年结束，这十年中，总校共培训了8期干部，创办了12所分校、5所陆军中学和1所附设中学。在艰苦复杂的战争环境中，抗大总校多次迁移，校址几经变更。第三期共收学员1372人，编为三个大队。

[22] 日文：日语，简称“日语”，其文字称“日文”。

[23] 拉丁文：拉丁语原本是意大利中部拉提姆地区的方言，后来因发源于此地的罗马帝国势力扩张而将拉丁语广泛流传于帝国境内，并定拉丁文为官方语言。

[24] 搅：本义为“扰乱”，此处意为课程学习时间紧张忙不过来，无暇顾及其他学习事宜。

[25] 进攻战：在进攻战略与防御战略之间，除了截然相反的两极外，二者完全是相同的。它们紧密相连，不可分割。

[26] 战略：此处指军事术语，意为军事将领指挥军队作战的具有大的方向性的谋略。

[27] 战术：此处指军事术语，意为反映战斗的规律，从属于战略、战役，又对战略、战役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战斗的方法。

[28] 帝国主义：广义的帝国主义指的是一种政治理念，一种支持扩张国

家领土和同化其他民族的理念。由于这种理念一般是通过使用武力而实现的，因此“帝国主义”一词在多数情况下是贬义词。

[29] 祇：同前。

[30] 台儿庄胜利：又称台儿庄大捷、台儿庄战役、血战台儿庄等。台儿庄战役的起止时间有几种说法，一般认为从1938年3月16日开始至4月15日结束。此战役由滕县战斗、临沂附近战斗、台儿庄战斗和日军的溃退，中国军队的追击作战等组成，此役毙伤日军约2万余人。整个战役历时1个月，此次大捷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以来，继长城战役、平型关大捷等战役后，中国人民取得的又一次胜利，是抗日战争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也是中国军队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台儿庄大捷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民族的抗战士气。

[31] 《大公报》：1902年，由英敛之在天津创办。在中华民国统治大陆时期，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加紧，《大公报》办报方针主张抗日。为了应变，《大公报》开始筹备南方各版。1936年4月10日，上海版发刊。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公报》天津版于7月底停刊，上海版12月13日停刊。《大公报》同仁分赴各地办报，先后有汉口版、香港版、桂林版，最重要的重庆版自1938年12月1日起出版，销售量最高近十万份。因此报坚持抗日立场，鼓舞民心士气，对抗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2] 持久战：是指持续时间较长的作战，是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中所运用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方针。毛泽东著有《论持久战》一书，此书是关于中国抗日战争方针的军事、政治著作。毛泽东在总结抗日战争初期经验的基础上，针对当时存在的“中国必亡论”和“中国速胜论”两种倾向，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实行持久战以获得对日胜利的战略。

[33] 国军：是指中国国民革命军，简称“国军”。由中国国民党在1925年建立。

[34] 蒋委员长：1939年1月，蒋介石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

[35] 师团，日军基本作战单位。师团制是仿照德式“师”建立，规模上类似二战时各国的一个整编军的人数。

[36] 东普鲁士之役：1914年8月17日至9月15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期，俄军西北方面军在东普鲁士对德军第8集团军实施的一次进攻战役，又称“马祖里湖战役”。此战，俄军西北方面军在东普鲁士的进攻战役以失败而告终，俄军损失近25万士兵和大量武器装备。

解读

如果说柳夷1938年3月17日写给业师姜枝先的信主要是介绍和汇报自己在陕北公学学习、工作的情况；那么此信则主要是介绍和汇报自己在抗大学习的情况。此信的篇幅比较长，约二千余字。邮寄此信前，柳夷在5月21日已给业师邮寄一快信。此信同样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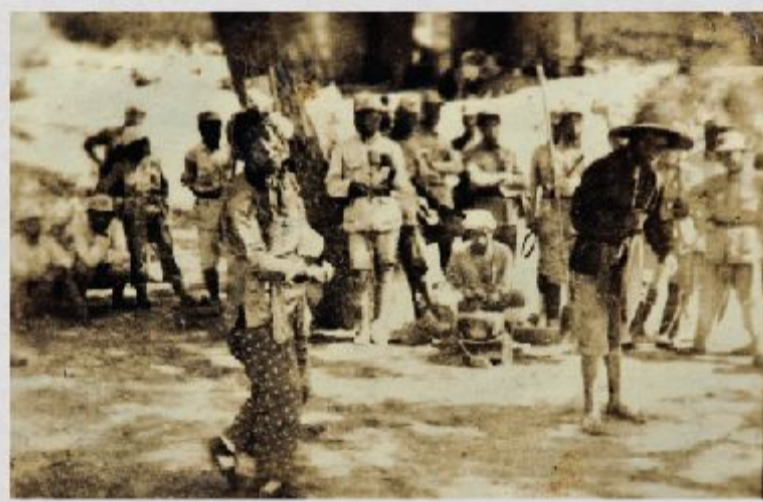
此信正文共有十三个自然段，信的主要内容是向业师介绍、汇报自己在抗大学习的情况，其次是谈抗日救亡的战略问题，即论“持久战”。根据内容，正文大致可分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为第二与第三自然段，主要是围绕余姚《战斗》刊物中的内容提出的意见，供有关同志参考。

《战斗》是当年余姚抗卫委所办的会刊，主要宣传发动民众投入抗日救亡的道理。柳夷在延安学习期间，与业师保持着经常的通讯关系，互有宣传性书刊赠阅。姜枝先寄给柳夷的《战斗》刊物，柳夷仅收到第一期、第二期。他在阅读《战斗》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在与其他同志研讨后，在信中直率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且专门向负责刊物的郭静唐写信，指出问题的所在。至于《战斗》所刊文章存在什么问题，信中没有明确说明；但从“错误的而且近乎帮助敌人的理论总不应该有的”、“要知一篇文章发表后，人家会拿着文章里的错误做武器，而且这个武器始终无法抵抗的”等严厉的批评性话语来看，应该指《战斗》在理论宣传上有比较严重的问题，否则柳夷不会说“近乎帮助敌人的理论”这样的话，结合信中所谈到的抗日救亡“持久战”的问题，应该是指《战斗》在宣传上没有把握好抗日应坚守“持久战”这个大的战略问题。从直率的语言中，可以看出柳夷对家乡抗日救亡活动的关注和历史责任心。

第二部分自第四至第十自然段，是全文的重点。主要内容有两方面：

一是介绍抗大学员的组织情况和办学经费来源。从时间上推断，柳夷自陕公至进入抗大的时间在1938年5月上旬。在柳夷进抗大学习期间，抗大的学员队序列分为大队、队和组，共有五个大队，办学规模为3000人以上。一大队辖十个队，驻地瓦窑堡；二、三、四、五大队各辖五个队，驻地延安。按学习内容的侧重，又分为军事队和政治队（预备队）。柳夷当年分在三大队二队七组，系军事队。军事队的课程设置：百分之七十的军事，百分之三十的政治。女生例外，百分之六十政治，百分之四十军事。政治队是百分之八十政治，百分之二十军事。从以上情况看，当年抗大的学员队编组是根据抗日战争军事、政治需要而设定的。抗大的经费来源主要来自八路军“节省下来的费用”，极其有限。抗大的领导班子：校长为林彪、副校长为罗瑞卿，参谋长为八路军参谋长滕代远，其工作都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开展的，说明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抗大办学是非常重视的，配备了强有力的领导干部。抗大的教员来自八路军的老干部和上海来的学者，说明抗大的师资水平都很高，尤其是来自八路军的老干部既有理论水平又有丰富的军事实践经验。抗大的学员大队领导和下属的队的领导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大队及所辖队的领导又曾是学员。例如柳夷所在的三大队二队，“大队长和队长都在苏联受过训练的，而同时亦是抗大三期学生，革命经验相当强，修养



抗大同学表演《兄妹开荒》
生成时间：1938年
原始尺寸：59×39mm
档案编号：238-30-3-17
收藏路径：柳铁燕先生捐赠

很好”，这对柳夷迅速成长为优秀的革命战士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抗大的一、二、三大队都有八路军干部学习，其中不乏曾担任过红军团、旅、师长，亦有连、营长，柳夷同这些身经百战的军事干部一起学习，对于一个书店学徒出身的抗大学员来说“在军事上的实际动作的确得帮助不少”，这对柳夷以后

在革命军队里辗转南北，成为优秀的军队政治干部有重要的联系。

二是向业师介绍抗大的军事训练、课程学习和生活情况。在信中，柳夷较具体地介绍了抗大紧张的学习与生活情况。柳夷是从陕公学习毕业后进入抗大的，这一点连他自己也感到意外。柳夷在信中通过前后比较，得出“抗大的生活的确较陕公刻苦”，并以抗大军事训练为例，“在炎烈的太阳下，在如飞雪花的风沙中，做动作”，由于“受不了”艰苦环境下的紧张训练，约有半数学员仍回到陕公去了。“陕公”与“抗大”在军事训练上对学员的要求是有所区别的：“陕公”是中共中央适应抗日救亡需要而新创办的一所具有统一战线



抗大同学合影（后排右起第二人为柳夷）

生成时间：1938年

原始尺寸：58×43mm

档案编号：238-30-3-18

收藏路径：柳枝燕先生捐赠

性质的学校，其学员中很多是来自国统区的学生；而抗大的前身是红军大学、是军事政治大学，故在军事训练上比陕公要严格得多。抗大在历时9年的办学历程中，坚决贯彻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为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培养输送了10多万名军政人才，为夺取抗日

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人民军队院校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很多原“陕公”的学员适应不了“抗大”的军事训练有客观上的一些原因，柳夷刚开始也不适应；但柳夷凭着坚韧的性格硬是挺了过来。抗大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能吃上几顿白米饭已是十分不容易了，还是八路军在前方打仗缴获的胜利品送给抗大学员的。这一方面说明抗大后勤保障物的匮乏，另一方面说明八路军与抗大之间的血肉联系，抗大办学对中国抗日战争所起的历史性作用与八路军将士的呵护是密不可分的。抗大军事理论学习内容也很丰富，柳

夷在抗大学习期间主要学习内容是“进攻战”等基础知识。因为学习期短促，大量的内容将在实际作战中得到深化。柳夷在信中还提到因学习课程多，原来想学习日文和拉丁文的打算只能放弃了。

另外，柳夷在信中提到抗大对开学典礼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主席亲自出席典礼仪式，时林彪虽已调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但仍兼着抗大的校长，因其负伤初愈，仍留在延安出席开学典礼。此次开学典礼还举行了阅兵仪式，还有外国友人的摄影团拍摄新闻纪录片。以上足以说明抗大教育的正规与因地制宜，且在国内外有很大的影响力。

第三部分为第十一和第十二自然段，这部分主要是论述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信的这部分内容具有很强的政论性质。柳夷根据自己在陕公和抗大所学到的政治、军事理论知识，以及对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抗日战争战略发展趋势的判断，论述了“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此部分论证色彩比较强

信中，柳夷从台儿庄战役胜利切入，针对一些人的错误判断，尤其是对《大公报》错误的舆论导向提出批评。柳夷用延安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作为依据，理论联系实际，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得出明确的结论：“日本帝国主义虽受了一个挫折，但他终究是一个帝国主义，我们在今天还没有和他决战的力量，我们今天仍要继续进行持久战。在战争的过程中增加我们的力量，最后把日本帝国主义驱出中国，这是最正确的理论……”他在分析这一重大的战略问题时采用设问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批评了“速胜论”和“亡国论”两种错误思想，具有很强的说服力。通过具有逻辑力的分析，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抗日战争必须坚守持久战的思想传播到余姚来。

最后两个自然段，柳夷讲了国军撤出徐州的局势与结果，以事实说话，从一个角度反证了“速胜论”会导致抗战的重大损失。

信的最后落款中，柳夷特别点出了自己写信时的情形：“于操场休息时写于膝盖上”。这一方面说明当时抗大训练十分紧张，只能见缝插针地给业师写信；另一方面也印证了抗大办学条件的艰苦。此信在写作上思维缜密、敏捷，是柳夷利用训练的间隙写就，写作速度极快，结尾文字潦草，有语意未断之感。信是在膝盖上写，可见当时条件之艰苦。此信的价值还在于：对后人认识、研究抗大的办学方针、招生、课程设置结构、教学方法、办学条件提供了极其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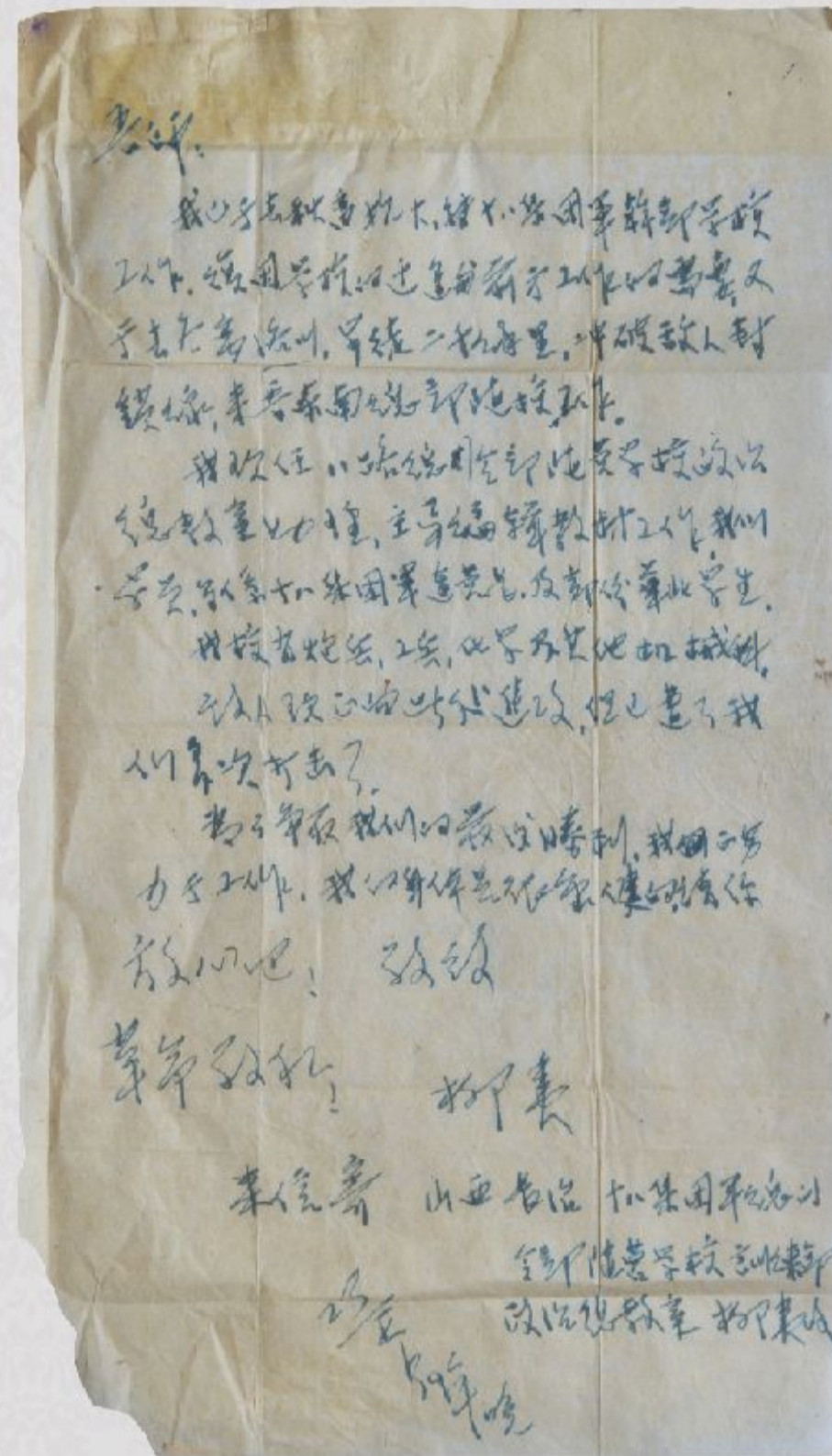


柳夷（正面前排左）在抗大
生成时间：1938年
原始尺寸：62×45mm
档案编号：238-30-3-16
收藏路径：柳扶燕先生捐赠

信架起了延安与余姚联系的桥梁，直接听到了来自延安的精神，这对余姚人民的抗战救亡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鼓舞了余姚各界人民的抗日斗志，坚定了持久抗战的信念。

贵的第一手资料。此信中还通过与陕北公学的比较，突出了抗大办学的特点，用自己亲身的经历反映了抗大教育教学的严谨和学员学习的认真态度和刻苦精神，以及八路军与抗大的鱼水关系。另外，对战时邮政状况的分析，对持久战的分析和说理论证，传播了延安的声音，并通过业师姜枝先传播出去。从一个角度讲柳夷的

四、致姜枝先（1939年2月23日）^[1]



原件尺寸：167×295mm
档案编号：232-1-114-1-1
收藏路径：姜越才先生捐赠



信封

原件尺寸：167×168mm
档案编号：232-1-114-1-2
收藏路径：姜越才先生捐赠

释文

吾师^[2]：

我已于去秋离抗大，转十八集团军^[3]干部学校工作。复因学校的迁递[移]与前方工作的需要，又于去冬离洛川^[4]。步徒二千余里，冲破敌人封锁线，来晋东南总部^[5]随校工作。

我现任八路总司令部随营学校^[6]政治总教室助理，主要编辑教材工作。我们学员多系十八集团军连营长、及部分华北学生。

我校有炮兵、工兵、化学及其他机械科。

敌人现正向此处进攻，但已遭了我们多次打击了。

为了争取我们的最后胜利，我正努力于工作。我的身体是很康健的，请你放心吧！敬致

革命敬礼！

柳夷

来信寄 山西长治 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随营学校训练部

政治总教室 柳夷收

23/II 39年

[1] 柳夷此信写于1939年2月23日。信封款项所示：收信人地址：浙江省余姚县普文书局；收信人为姜枝先生；落款：潞安柳夷 24/II 39年。山西屯留发出邮戳时间为廿八年（1939）二月廿八日。

[2] 吾师：指姜枝先生。

[3] 十八集团军：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军民奋起抗战。8月，国共第二次合作达成协议。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由原西北主力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1937年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全国陆海空军战斗序列（把各“路军”改编为“集团军”），并下达命令：八路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部改称“第十八集

团军总司令部”。朱德改任总司令，彭德怀改任副总司令。9月14日，朱德、彭德怀发布八路军改为“第十八集团军”的通令，但此后仍习惯称为“八路军”。

[4] 洛川：位于陕西中部，延安南部，因境内有洛水而得名。

[5] 晋东南总部：指八路军总部。

[6] 八路军总司令部随营学校：跟随八路军总司令部一起行动的干部学校。

解读

1938年秋，柳夷结束在抗大的学习。经过抗大的学习、锻炼，柳夷从一个初具革命思想、革命意志的青年逐渐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抗大使他进一步接受到了系统的军事、政治理论知识，进一步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军事理论水平，以及实践的锻炼，他决心为革命事业而贡献自己的一切。毕业后，他奉命到八路军总司令部干部学校工作。1938年冬天，又随军离开洛川，经长途跋涉，冲破敌人重重封锁，到位于晋东南的长治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工作，任学校政治总教室助理，主要任务是编教材。信中简要地介绍了学校的学员构成、及开设的学科情况。当时，学校所处的外部环境很紧张，日寇常来进攻；但遭到了八路军的打击。最后，柳夷表示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自己将努力工作的决心。信的落款处还加注了新的通讯地址。此信的价值在于有较大的史料价值，既说明了柳夷离开延安的具体时间及毕业后的去向，又反映了当时八路军总司令部及随营学校所面临的紧张形势。同时，为研究抗战时期八路军干部教育的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从柳夷与姜枝先先生通信的角度来说，照应了前面几封信中所涉及的柳夷在延安的来龙去脉。

结语

柳夷在延安陕北公学和抗大期间写给姜枝先的其中四封信，以及在离开延安到达山西长治八路军总司令部随营学校的一封信，反映了柳夷赴延安投身革命的完整过程，对于研究中国全面抗战初期余姚热血青年的政治态度、道路选

择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对于研究在这一时期余姚与延安的联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证据，也是研究余姚抗战史的好材料。这五封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全面抗战初期全国的抗战形势，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对全国青年的影响力以及为培养优秀的政治军事人才所作出的极大努力，功彪千秋。同时，也反映了进步的民主人士姜枝先先生引导、支持进步青年走上抗日道路、为民族解放事业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柳夷通过在陕北公学、抗大以及八路军总司令部随营学校的学习、工作，在革命的大熔炉中得到了锤炼。在此后的革命征程中，柳夷戎马倥偬，转战南北，为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为新中国的军队建设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实现了自己当时离乡投身革命洪流的鸿鹄之志。值得一提的是，柳夷在抗大学习期间，曾因早年加入过国民党的所谓问题在申请加入中共党组织过程中受挫，后柳夷将此情况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得到了毛主席的亲笔回信。尽管柳夷的入党问题在毛主席回信之前已经解决，但柳夷对毛主席的关心刻骨铭心，将回信妥善保管，伴随他南征北战。后柳夷曾以《伟大的关怀》为题，深情地回忆了抗大生活、将主席来信、保存经过，发表在《党的生活》和《解放军报》上。毛主席的这封回信现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柳夷在一生的革命的征程中，曾任八路军五纵队三支队政治教导员，新四军直属队总支书记，淮北军分区泗宿独立团政治处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二纵队二十一军62师184团政委。先后参加过邳睢铜二帝庙、淮北张小圩、朱家港等战斗，胶济、淮海、渡江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浙江省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部长、海军政治部秘书长、《人民海军报》总编、东海舰队政治部副主任等职。1957年6月，授予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55年，授予上校军衔；1960年，晋升为大校。1983年，按正军级离休。1988年7月，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勋章。1996年4月12日逝世，终年83岁。

（附注：柳夷历任职务情况，参考东海舰队所撰《柳夷同志生平》一文）

释读 华建新

第二部分 姜枝先日记

导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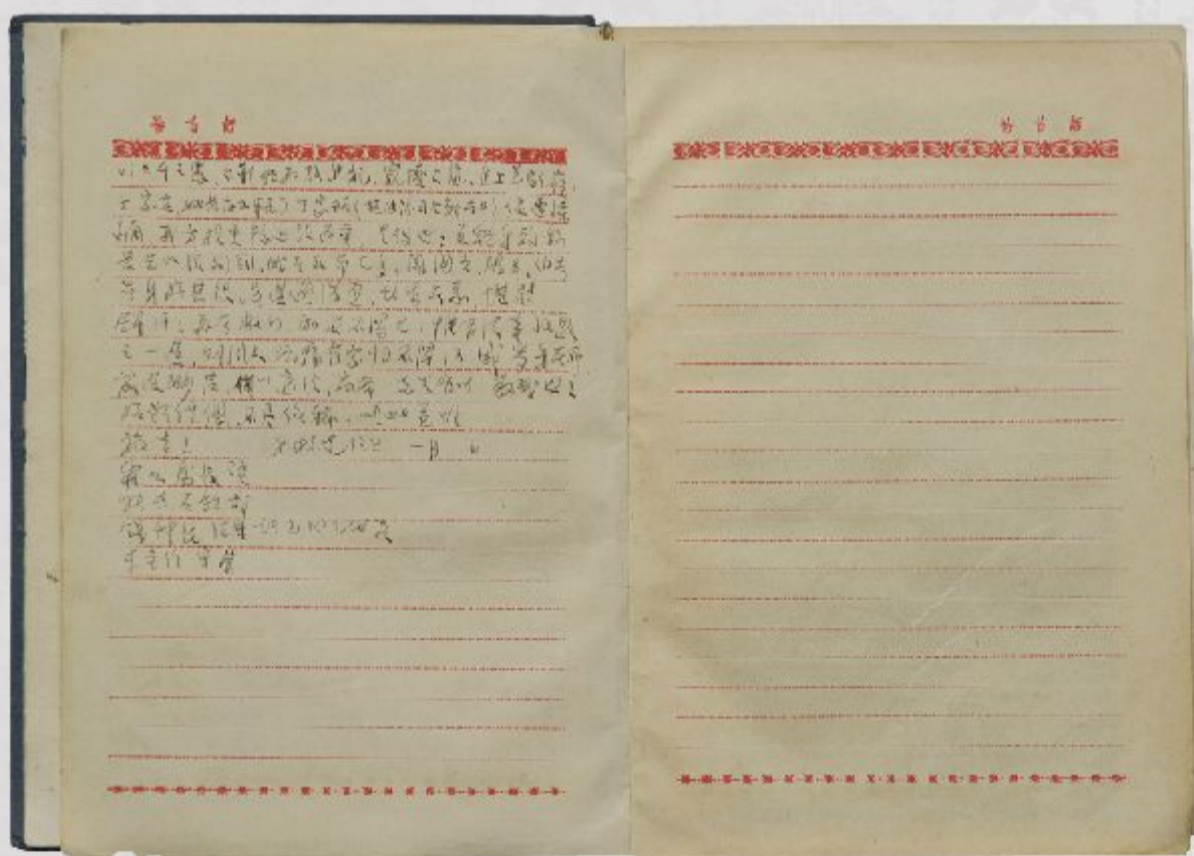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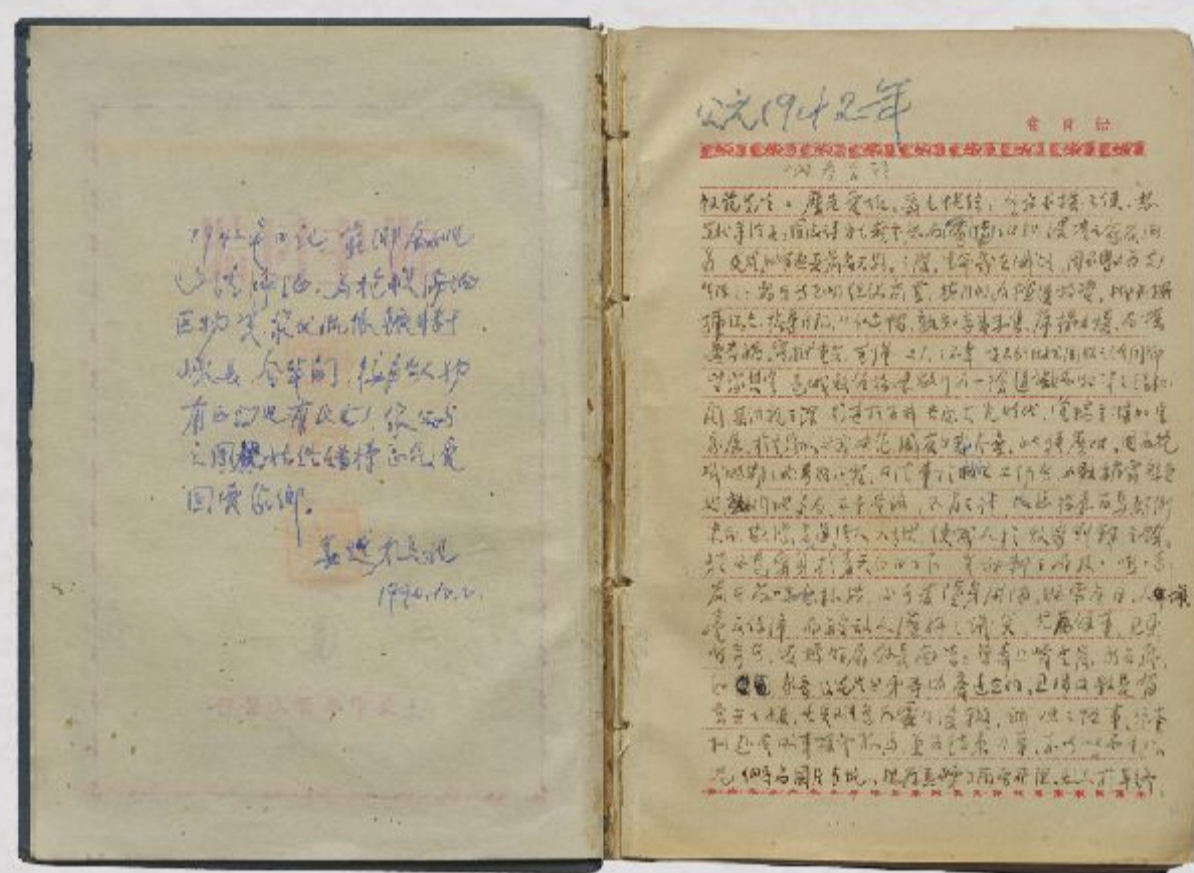
1942年5月15日开始，日军为报复美国空军对日本本土的空袭和浙江军民对美国飞行员的救助，集结十万兵力发动浙赣战役。国民党军队在金华、兰溪、衢州等地组织“浙西保卫战”。在国民党军队的浴血奋战下，以死伤约5万人的惨烈代价，迫使日军节节退却，至9月底浙赣西段之日军全路撤回原防，日本的整个战略意图被破坏。据日军大本营陆军部记载：“因受杜立特特高空袭的刺激，于4月30日发令摧毁浙江机场群的作战。最初计划投入40多个大队，预定从7月15日撤退，作战结束，但由于中国派遣军扩大了作战规模，投入82个大队的兵力，并附加了拆除铁路的附带任务，直到9月末部队才结束作战返回原驻地，其作战规模相当于原计划的三倍……只怕是一次得不偿失的作战。事实上，由于发动这一作战，使1942年为解决中国事变进行的更大作战受到了影响。”

本文是姜枝先在金华留守兴利贸易商行期间的流亡日记，时间为1942年9月，浙赣战役处于末期。^[1]



原件尺寸：327×172mm
档案编号：232-1-5-1
收藏路径：姜越才先生捐赠

一、代卷首语（1942年日记）



释文

叔范先生^[2]：糜老^[3]电报，舜老^[3]快信，金方求援之使，想先后奉洽矣！固无待弟之赘言。然而情势之日非，环境之愈劣，洵为“后有追兵前无去路”之际，生命几在俄顷，因不得不为先生陈之：窃弟等去嵯组织商业，其目的为抢运物资，抑亦按插流亡。抚衷自问，公私无愧。孰知志事未售，席榻未暖，而横遭奇祸，冤狱重兴，岂仅一二人之不幸，实不愿做亡国奴之诸同乡皆蒙其害。邑城敌伪指认敝行为一抢运余姚物资之总机关。其仇视之深，尤甚于尔我共处大岗时代，尝扬言将加害家属。于是家人与我决绝，戚友与我尽弃，此种磨难，固为抗战时期之必经过程，凡从事于救亡工作者，不敢稍露怨色也。孰知内地当局，不予鉴谅。不肖之徒，依然指鹿为马，颠倒赤白，欺蒙当道，强人人狱，使我人于敌寇剑锋之余，犹不克容身于青天白日之下，岂初料之所及。呜呼！前者尚喘息桎梏，后者复堕身陷阱，昭雪无日，人权毫无保障。而被敌人汉奸之讥笑，尤属余事。且更有奇者，顷据竹屏^[5]县长面告：曾奉上峰令发新名单，如泉哥^[6]及先生与弟等均牵连在内，且涉及县长有容共之嫌。若是难免为霖公^[7]复辙，诚咄咄怪事。弟本拟赴金谿事探望孙、马，兼为结束行事，兹以此而中止。况伯哥尚困居李坑，想为兵燹与雨雪所阻。敌人于年终以三千之众，分鄞、姚两路进犯，窜扰大岗，直上羊额岭。王家庄^[8]（姚县府办事处）、丁家畝（挺进队司令部所在）俱遭蹂躏，我方损失损失较上次为重。是役也：慈溪章副县长在北溪殉难，战员死节尤多。闻国老、鸥哥、伯哥等身临其役，幸退避得宜，均告无恙，堪慰锦注！再者敝行，如迫不得已，惟有从事收歇之一途。则同人既痛有家归不得，又感寄身无所，前途渺茫，何以适从，尚希先生有以教我！临影倥傯，不尽依稀，草此并颂

旅吉！

弟枝先泣上一月 日

霖公处长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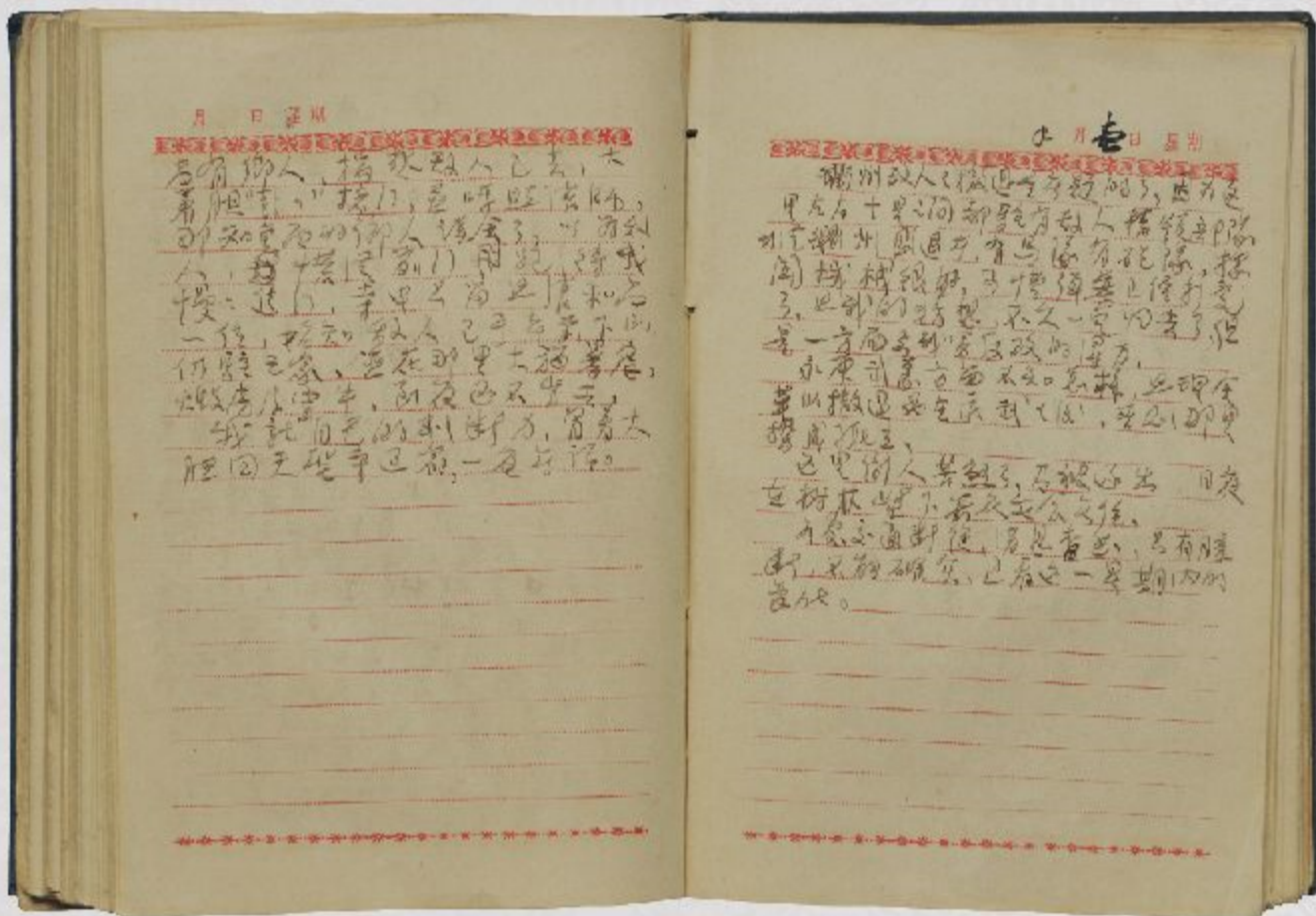
张专员钦哉

钱科长德孚

李主任守廉 诸兄均乞代属

二、1942年9月1日——1942年9月30日日记

【九月一日】



释文

九月壹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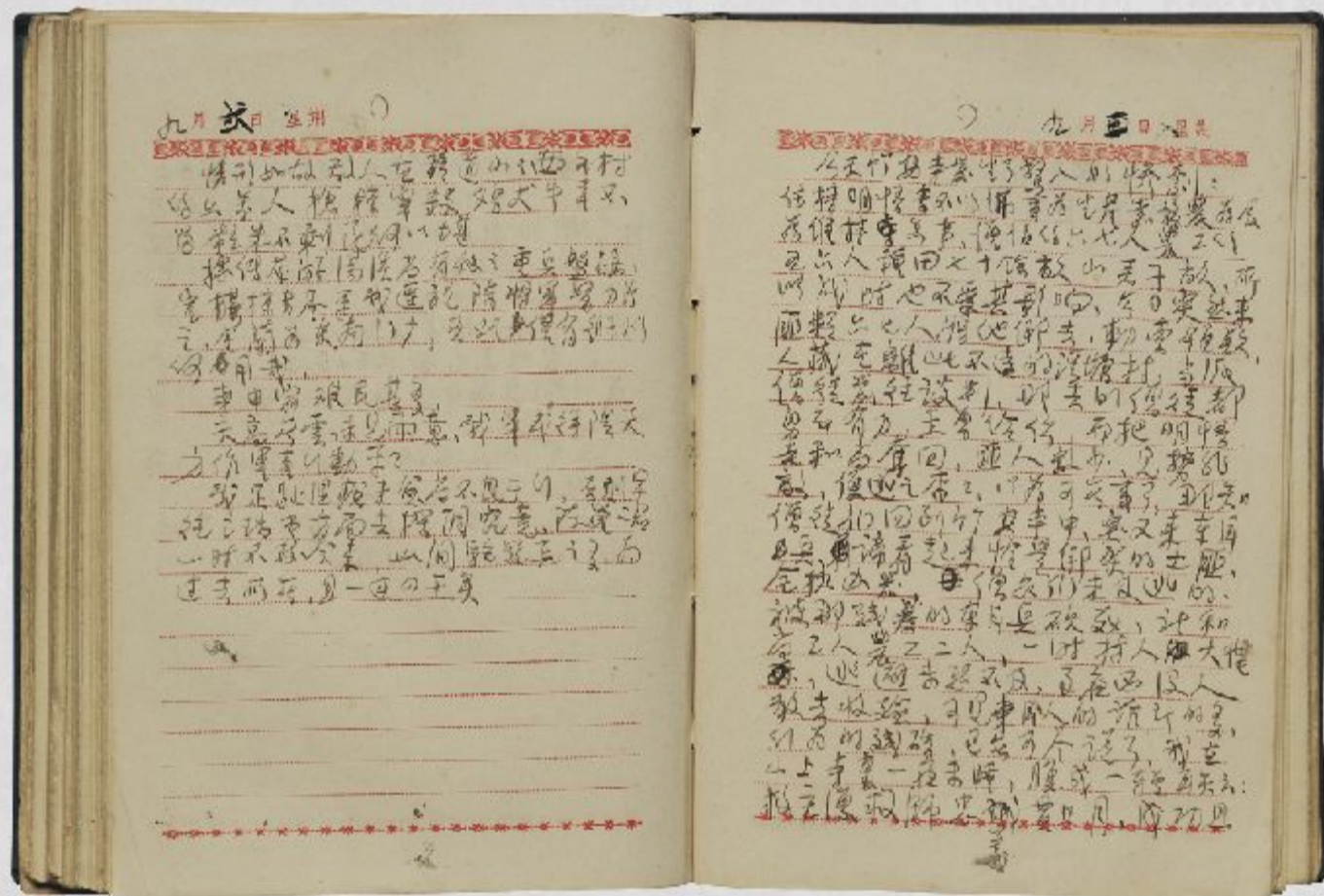
衢州敌人之撤退是无疑了，因为这里左右十里之间都有敌人精锐部队新从衢州败退者，有马队，有炮队。据闻机械很好，可惜弹药已经打完了。照我的猜想，不久一定归去了，但是一方面要我军反攻的得力。

永康、武义方面不知怎样。照理金华的撤退必在永、武之后，否则那里势成孤立。

这里乡人苦煞了，尽被逐出，日夜在树林巢下无衣无食无住。

各处交通断绝，消息杳然，只有臆断，不能确实，且看这一星期内的变化。

【九月二日、三日】

九月二日，晴^[9]

情形如故，敌人在积道山之西各村的六万人抢掠宰杀，鸡犬牛羊不留，粒米不剩，民何以堪！

据传龙游、汤溪尚有敌之重兵盘踞，岂横掠未尽乎？我遥祝陈将军努力为之。金兰为东南门户，否则仅有衢州何用哉！

寺中宿难民甚多。

天高无云，未见雨意，我军或待阴天方作军事行动乎？

我足趾湿疮未愈，尚不良于行，否则早往三瑞堂方面去探调究竟，陈、单二君一时不致会来。此间驻寇兵之多，为过去所无，且一连四天矣。

九月三日，晴

今天竹安寺发生了惊人的惨剧：住持明悟素不以佛事为生产，靠务农为食。为维持香事，僧侣约六七人，农工约五六人，种田七十余亩，山岩千亩，所以战时也不受其影响。今日突然来匪类六七人，将他绑去，勒索巨款。人藏在离山不远的湾塘村，当派僧徒前往谈判。那去的僧徒都勇而有力，未曾给价，而把明悟老和尚夺回。匪人数少，见势非敌，便逃之查查。以为可无事了，那知僧徒们回到竹安寺中，突又来东洋兵。谛看起来，恰是绑架的土匪，全执凶器。僧众们未及逃的，被那残暴的东洋兵砍死，计和尚三人，农工二人。一时村人大惶，逃避未恐不及，至夜还没人敢去收殓，可见东洋人的诈计的多，行为的残酷，已无可尽说了。我在山上寺里一夜未睡，腹成一挽联云：救主复教师，忠义贯日月；成功且成仁，英灵升九天。

死者三僧：圆明，显宁，照清。

九月四日，晴雨参半

闻山下竹安寺被敌人击死者五人。其一或可救治，已异往他处。其四人迄未成殓，因无人敢为也。

上午微雨路湿，下午曾大风雨，但为时甚短，水量不多。

此间避难之乡人甚多，耕牛亦牵上山，牢于僧寮，与我为邻，粪气触鼻，无何。

【九月四日】

